

李广胜 张金生 著

細讀論語

下

细读论语

下

李广胜 张金生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• 郑州 •

颜渊篇第十二

12·1 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^①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^②。为仁由己^③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^④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^⑤，请事斯语矣^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克己复礼：克制自己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。复，返回、恢复，有遵循故道的意思。礼，就是人们应当履行的正道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说：“仲尼曰：‘古也有志，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’信善哉！”依《左传》，则“克己复礼为仁”的话，是根据古志的。

②归仁：归，归顺、回到，归于。朱熹《集注》谓“归犹与也”。仁，仁德。程子注：“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，故曰天下归仁”。也有人解释仁为“仁人”。

③由己：全靠自己。全凭自己，全在于自己。

④目：具体详细的条目。大纲之下是细目。克己复礼是纲。

⑤敏：聪明，敏捷。

⑥事：从事，照着去做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克制自己，使语言和行为都合于礼，就是仁。一旦都做到了克己复礼，天下就都归于仁了。实行仁德全靠自己，难道还凭靠别人吗？”颜渊说：“请问实行仁的细目。”孔子说：“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，不符合礼的言论不听，不符合礼的话不说，不符合礼的事不做。”颜渊说：“我虽然不聪明，也要按照您的话去做。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孔安国曰：“复，反也，身能反礼则为仁矣。……行善在己，不在人者也。”

马融曰：“克己约身也。”

程子曰：“非礼处便是私意。既是私意，如何得仁？须是克尽己私，皆归于礼，方始是仁。”又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，故曰天下归仁。”

朱子曰：“仁者，本心之全德。克，胜也。己，谓身之私欲也。复，反也。礼者，天理之节文也。……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，则事皆天理，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。”

孙钦善曰：“目，纲目的目。纲为统系网的大绳。目为从属于纲的网眼，引申为从属于总纲的细则。《尚书·盘庚》：‘若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。’颜渊说：‘请问修养仁德的具体条目。’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仁，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。他以“仁”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和基本内容，同时仁也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，是社会教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。《论语》中仁字出现最多，共 58 章论及，有 109 处。仁是孔子社会政治、伦理、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，也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

孔子说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孔子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仁，而其出发点是孝悌。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“有教无类”，即不分贫富和等级，只要学习，孔子都给予教育。在他的学生中，既有贫困的颜回，又有“货殖屡中”，即非常富裕的子贡。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。德治的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。从爱民出发，主张富民，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。

礼，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及伦理范畴。“礼”即“禮”。始见于卜辞，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，即用器皿盛双玉作供奉，以表示对上帝和祖先的敬重。西周时将礼推演成贵贱亲疏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名分制度，因而有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之说。孔子认为用政令和刑罚进行统治，人民只求免于刑戮，并不以犯上作乱为耻；而用德和礼来治国，就可以使老百姓不仅不违法，而且有羞耻之心。孔子还把礼和让联系起来，主张“以礼让为国”。孔子又

以礼仁相提，他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战国末期的儒家荀子非常重视礼。他著有《礼论》一文，论证了礼的起源与作用。他说：“礼起于何也？……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以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”他试图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来说明礼的起源。这一解释为后来儒家的礼治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。荀子在《国富》中说道：“礼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”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、长幼、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。荀子还提出：“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”给礼赋予了法的含义，主张礼法结合。

礼以仁为基础，以仁为核心。仁是内在的，礼是外在的，就像内容和形式一样紧密结合。一是克己，二是复礼。只有克制自己的私欲，才能够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的规定。

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，在人的身上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。人的各种原始欲望大都是从动物学出发，表现为贪婪、自私、怠惰、放纵、无情和争斗等。这种欲望的实现，往往是侵害他人利益，甚至危害国家利益。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，他会不择手段，践踏法律，祸国殃民。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身上存在的动物性私欲，激发和促进人性的成长和完善。人性是向善的，追求的是真、善、美，以行仁为快乐，因为“仁者爱人”。作为社会性的人，“克己复礼”就是要树立“泛爱众”的利他心，处处事事关心、爱护和帮助他人，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在心，付诸行动。而仁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，只能是全面宣传和提倡大家去行仁，提倡人人都大公无私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不过这些所提倡的只有那些道德标兵、劳动模范等少数的先进分子能够做到，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。如果要求每个人都做到，那是不切合实际的，因为它已经超过了一般人的道德水准和心理接受能力。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，“过犹不及”。虔诚的颜回按照仁的标准“循绳墨而不颇”，结果是贫病交加，英年早逝。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，确实做到了“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众人皆浊惟我清”，有一种不同流合污“鸷鸟之不群兮”的纯洁高尚，但最后无法生存，投江而死，令人惋惜，不然，还将留下更多的壮美诗篇。孟子讲得就很好：“得志，加泽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观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人生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，社会也是复杂多变的。我们应有容纳多种色彩的眼光，应当具有善于和大家合作共事的宽广胸怀。我们的幸福与快乐，决

不单纯是理想目标的实现，而是蕴含在为达到仁德这个理想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奋斗之中。

12·2 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^①，使民如承大祭^②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^③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^④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^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大宾：贵宾，宾客。

②使民：使用人民，役使人民。承，承当，承办。大祭，重要的祭祀。

③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：自己不想要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

④在邦：指在朝廷做官。邦，指诸侯统治的国家。家，指卿大夫统治的封地。

⑤请：请您允许我。事，从事，实行。斯，此。

【译文】

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，使唤老百姓如同去承当重大的祭典，都要严肃认真。自己不想要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在官府没有人怨恨，在家族里没有人怨恨。”仲弓说：“我虽然不聪明，也要照您的话去做。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包咸曰：“在邦，为诸侯也；在家，为卿大夫也。”

程子曰：“观其出门、使民之时，其敬如此，则前乎此者敬可知矣，非因出门、使民然后有此敬也。”

朱子曰：“敬以持己，恕以及物，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。内外无怨，亦以其效言之，使以自考也。”又曰：“克己复礼，乾道也；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。颜、冉之学，其高下浅深，于此可见，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，亦将无已之可克矣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本章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“仁”的一段话。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，是仁者爱人在为政实践中的具体展现。出门办事如同迎接贵宾

那样严肃认真，周到礼貌，尽心竭力，态度诚敬；使唤人民群众像负责重大祭祀一样全身心地投入。人民群众的利益无小事。领导干部就像船，人民群众就像水，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翻船。当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，人民群众就拥护他、敬爱他；当领导干部以权谋私、违法乱纪、祸国殃民时，人民群众就反对他、推翻他。因此领导者必须做到深入了解民情，关心人民疾苦，十分珍惜民力。要不误农时，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。制定并实行惠民政策，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，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世界观和政绩观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内容，同时也成了人们为人处世所尊奉的经典信条。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就不要强加给别人，这就是恕道。记住这句话，并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践行这句话将受益一生。它让人们在为人处世中一定要设身处地、将心比心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一个人一旦具备了恕道，就会在为人处世中仁慈宽容。人非圣贤，都有过失，我们要学会宽容，宽容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有效途径。

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兢兢业业，忠于职守，尽职尽责，在家里孝敬父母，尊重兄长，友善乡亲，和谐互助，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到了，就会在工作岗位上没有怨恨，不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怨恨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和谐的社会。

12·3 司马牛问仁^①。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讱^②。”曰：“其言也讱，斯谓之仁已乎^③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^④，言之得无讱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司马牛：孔子的学生司马耕。姓司马，名耕，字子牛。《史记》载：“牛多言而躁，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‘仁者其言也讱。’”孔子是针对司马牛“多言而躁”的缺点而说的。司马牛多忧，因此，当他向孔子问“君子”时，孔子说“君子不忧不惧”。他曾忧道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”子夏答之以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。

②讱(rèn)：言语迟缓，话不轻易出口。这里指说话缓慢而谨慎，孔子是针对“牛多言而躁”而发。

③斯：就。

④为之难：做起来困难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“仁人，说话是慎重迟缓的。”司马牛

说：“说话慎重迟缓，就叫做仁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做起来不容易，说话能不慎重迟缓吗？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孔安国曰：“讱，难也。行仁难，言仁亦不得不难矣。”

朱子曰：“讱，忍也，难也。仁者心存而不放，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，盖其德之一端也。夫子以牛多言而躁，故告之以此。使其于此而谨之，则所以为仁之方，不外是矣。牛之为人如此，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，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，则以彼之躁，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，而终无自以入德矣。故其告之如此。盖圣人之言，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，而皆为人德之要，则又初不异也。读者其致思焉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司马牛是春秋时期宋国人。自汉朝孔安国始，历来学者皆认为宋司马桓魋为其兄。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载桓魋作乱于宋，企图谋害宋景公，弑君篡位，司马牛担心国家遭受战乱，又担心兄长给全家带来灭族之灾，坚决反对其兄长的做法，先后奔走卫、齐、吴，誓不与其兄共事于君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司马牛“言多而躁”，于是孔子因材施教，对司马牛说，仁者说话谨慎。司马牛仍然不大明白，继续追问老师道，说话谨慎就叫仁了吗？老师进一步给他解释说：因为做起来困难，那么，说起来能不谨慎吗？从这句话里我们体会到为人处世必须做到言行一致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说到做到。如果先说出来而做不到，那就等于说了空话、说了谎话，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诚信，无实事求是之意，不可靠。俗话说“空谈误国”“言多必失”“祸从口出”，是很有道理的，也是劳动人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名言警句，人们应该牢记心中，做到谨言慎行，多做少说，说到做到。孔子对司马牛说，仁者，说话迟缓。为什么仁者说话迟缓呢？就是有一个充分思考的过程，话到嘴边要先停一停，要想一想这话该说不该说，话说出去后会有什么影响，会不会有不良后果。另外，还要考虑所要说出的话的真实性、有用性如何。这些问题都考虑周全了，再把这话说出来。正因为有一个认真思考的过程，所以说话也就迟缓了。孔子把严肃认真、细致谨慎、慢慢思考、迟缓表达列到了仁的崇高境界，充分反映了言辞表达的重要性。

12·4 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^①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^②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忧：忧愁，忧虑，担忧。惧，恐惧，害怕。

②内省不疚(jiù)：自己反省而内心无愧。疚，病。这里指内心惭愧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君子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忧愁，不恐惧。”司马牛说：“不忧愁，不恐惧，这样就叫做君子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自己问心无愧，那还有什么值得忧愁和恐惧的呢？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包咸曰：“疚，病也。自省无罪恶，无所可忧惧也。”

皇侃曰：“内省，谓反自视己心也。疚，病也。言人生若外无罪恶，内忖视己心无有憇病，则何所忧惧乎？”

晁氏曰：“不忧不惧，由乎德全而无疵。故无入而不自得，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。”

刘宝楠曰：“‘不忧不惧’，即仁者不忧、勇者不惧之意。注谓牛忧惧，夫子以不忧不惧解之。夫桓魋谋乱，有覆宗绝世之祸，牛为之弟，岂得漠然无动于心？孟子谓：‘越人关弓射我，我谈笑而道之；其兄关弓而射我，则已垂涕泣而道之。’如此乃为亲亲，乃为仁。今牛因兄为乱，常致忧惧，乃人伦之变、人情之所万不能已者，而夫子解以‘不忧不惧’，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。悖义伤教，远失此经之旨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司马牛的哥哥桓魋在宋国担任司马，要作乱谋反，司马牛深怀忧惧之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孔子开导司马牛说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孔子认为，你哥作乱是你哥的问题，一人有事一人担，他不能代表你，人生的道路各有选择，不能将自己和你哥捆在一起。司马牛似乎对君子这个名词还不大理解，接着问老师：“不忧不惧就是君子吗？”老师说：“自身反省问心无愧，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？”孔子对于司马牛所讲的君子所具备的条件，并不是给君子所下的定义，而是针对司马牛的情况而言的，它也只能是君子所应具备的诸条件

中的一个条件而已。

汉朝的包咸在解读这一章时指出：“疚，病也。自省无罪恶，无所可忧惧也。”无忧，是无自私自利之忧。反省自己内心，没有自私念头，胸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思想纯洁，心中清静，具有浩然正气。反省自己言行，没有违背天地良心，没有给别人、社会和环境带来不利影响，时刻做到了慎独、自律，无愧于人，无愧于天地，所以能够不忧不惧。

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回首往事无遗憾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如若有忧的话，那就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是忧国忧民之忧。郑板桥在地方任行政长官时曾写过一首诗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他所忧的就是劳动人民的疾苦，这是心怀百姓之忧，是情系于民的表现。如果有什么惧的话，执政者所惧的是脱离群众，所惧的是听不到劳动人民的心声。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忧愁和恐惧。君子坦荡荡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思想纯洁，人品高尚，无所忧惧。同时君子以江山社稷为己任，心系国家和人民，时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而操劳，生怕在执政中出现什么失误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可以说是有忧有惧。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忧与惧。

12·5 司马牛忧曰^①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^②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^③。君子敬而无失^④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司马牛：见于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，名犁，宋国桓魋（tuí）之弟。桓魋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造反，失败后有的死了，有的逃亡在外。司马牛也为避乱而死在鲁郭门外。

②亡：同“无”。没有。

③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：死生命中注定，富贵由天安排。

④失：过失，差错。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忧愁地说：“别人都有兄弟，唯独我没有。”子夏说：“我听说过：死生命中注定，富贵由天安排。君子做工作只要严肃认真，不出差错，对待别

人恭敬而有礼节，天下之大，到处都是自己的兄弟。君子又何愁没有兄弟呢？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皇侃曰：“死生富贵皆稟天所得，应至不可逆忧，亦不至不可逆求，故云有命在天也。然同是天命，而死生云命，富贵云天者，亦互之不可逃也。死生于事为切，故云命。富贵比死生者为泰，故云天。天比命则天为缓也。”又曰：“‘君子敬而无失’者，死生富贵既理不易，故当委之天命。……敬而无失是广爱众也。君子自敬己身，则与物无失者也。云‘与人恭而有礼’者，此谓恭而亲仁也。人，犹仁也。若彼有仁者，当恭而礼之也。云‘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’者，疏恶者无失，善者恭礼，故四海九州皆可亲礼如兄弟也。云‘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’者，既远近可亲，故不须忧患于无兄弟也。”

邢昺曰：“人死生短长，各有所稟之命，财富位贵则在天之所予，君子但当敬慎而无过失，与人结交恭谨而有礼。能此疏恶而友贤，则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、四海之内、九州之人，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。君子何须忧患于无兄弟也？”

朱子曰：“命稟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；天莫之为而为，非我所能必，但当顺受而已。既安于命，又当修其在己者。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，接人以恭而有节文，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，如兄弟矣。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，故为是不得已之辞。”

钱穆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：命者不由我主。如人之生，非己自欲生。死，亦非己自欲死。天者，在外之境遇。人孰不欲富贵，然不能尽富贵，此为境遇所限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司马牛忧愁地说：别人都有兄弟，唯独我没有。他所忧愁的原因是其兄桓魋欲在宋国谋反，企图谋害宋景公，桓魋的几个兄弟也参与了此事，司马牛蒙受了极大的耻辱，为此司马牛十分忧虑。由于司马牛的那几个兄弟不能和他同心，那几个兄弟没有走人间正道，他怎么不忧愁呢？这就和没有兄弟一样。当他看到别人家的兄弟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、团结和睦、志同道合、相处愉快、其乐融融的情景，很自然地发出了自己没有兄弟的哀叹。恭敬而符合礼制，那么，普天下的人都可以成为好兄弟。子夏劝慰司马牛让他心胸开阔一些，眼光看远一些。只要自己的言行符合于礼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坚持行仁不辍，自始至终做好人好事，一心一意为别人服务，就会赢得人们的认可和称赞。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没有必要发愁自己没有兄弟，普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好兄弟。而有很多兄弟的前提是自己应有良好的道德修

养、美丽的心灵、高尚的行为等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。

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这已经是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的至理名言而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但对它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：一种是宿命论。认为命就是自己所经历的生活，而这种生活是自己不能做主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，是命中注定，无法改变的。另一种是经过多种努力，改变所经历的生活状况，得到一种结果，这就不是宿命论。毛泽东曾经说过：“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，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”从伟人的教导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以昂扬的斗志战天斗地，改面貌绘宏图的精神风貌。通过不懈的努力拼搏，改变国家的命运，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而宿命论对人们会产生消极的影响，它会诱导人们听天由命，盲目服从，不思进取，在命或天命面前束手无策自甘屈服，畏缩不前，逆来顺受，甚至自己的境遇也心甘情愿地归依于所谓的命。处于这种不觉醒状态的人，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意识处于蒙昧状态，且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，科技不发达，加之封闭僵化的社会环境，就形成了人们的狭隘意识和偏窄观念。这种思想又无形中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，同时也阻碍了个人的发展空间和自身价值的实现。

关于“富贵在天”。天，有几种含义。一是指天空、天体、天象。二是指自然界。如荀子说：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死，不为桀亡。”三是指人们想象中万物的主宰，指天命。四是指天气。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诗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。天，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，天是至上神，是世界和人生的主宰者。春秋时期这种思想相当流行。孔子说：“吾谁欺，欺天乎？”子贡说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同样承认天是主宰者，但有不同理解。一种观点认为天与最高统治者天子关系密切。如《论语·尧曰》篇：“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一种观点认为天是关心人民的，《左传》中有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的说法，所以统治者要体察民情，来了解天意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天是自然物，不会干预人事。刘禹锡作《天论》，提出天人相交胜，在自然界，天胜人；在社会，人胜天。古时候，人们对天是非常敬畏的，一旦事情出现了什么结果，就会说道：这是天意。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和敬畏。然而，事在人为，人们应该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与命运进行抗争。很多有作为的人，不信天命，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安排，自强不息，奋斗不止，勤勉工作，刻苦学习，最终取得优异成绩，作出突出贡献。所谓“谋事

在人，成事在天”“尽人事而听天命”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等等，既强调了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，也尊重了偶然性的存在。我们要努力为成功而奋斗拼搏，但不刻意去期望成功。因为已经进行了努力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
子夏认为，司马牛完全没有必要忧愁自己没有兄弟，只要自身品德修养达到君子的境界，那么，还担心什么没有兄弟呢？四海之内都是自己的兄弟。我们的朋友遍及五洲四海，就像唐代诗人高适给唐代音乐家董庭兰写的诗所描写的那样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只要怀着一颗正直善良的心，待人恭敬诚恳，坚持不懈地行仁，无论走到何处，都会受到欢迎，四海为家，兄弟遍天下。

12·6 子张问明^①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谮^②，肤受之愬^③，不行焉^④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^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明：明智。明白事理，明辨是非。

②浸润之谮(zèn)：像水一样一点一滴渗透进来的谗言。即暗中诬陷别人的坏话。谮，诬陷。谗言。

③肤受之愬(sù)：好像皮肤感觉到疼痛那样的诬告。即直接的诽谤。愬，同“诉”，诬告，诽谤。

④不行焉：犹言在你这里都行不通。

⑤远：看得远，即有远见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怎样做才是明智。孔子说：“像水那样点滴浸润暗中挑拨的谗言，像切肤之痛那样的直接诽谤，在你那里都行不通，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。像水那样点滴浸润暗中挑拨的谗言，像切肤之痛那样的直接诽谤，在你那里都行不通，那你可以算是有远见的了。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马融曰：“肤受之愬，皮肤外语，无此二者，非但为明，其德行高远，人莫能及之也。”

郑玄曰：“谮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润，以渐成人之祸也。肤受之愬，谓受人之诉辞，皮肤之不深知其情核也。”

邢昺曰：“夫水之浸润，渐以坏物，皮肤受尘，渐成垢秽。谮人之言，如水之浸润，皮

肤受尘，亦渐以成之，使人不觉知也。若能辨其情伪，使谮愬之言不行，可谓明德也。……人若无此二者，非但为明，其德行可谓高远矣，人莫能及之也。”

刘宝楠曰：“明者，言任用贤人，能不疑也。远者，言明之所及者远，凡民情事，无不周知也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朱熹说：“肤受，谓肌肤所受，利害切身。愬，愬己之冤也。毁人者渐渍而不骤，则听者不觉其入，而信之深矣。愬冤者急迫而切身，则听者不及致详，而发之暴矣。二者难察而能察之，则可见其心之明，而不蔽于近矣。”势利小人，古已有之，现实社会，不乏其人。他们为了谋取私利和权位，丧失人格，不择手段，诋毁别人，却有一些当官的好听小报告，听到的谗言和诽谤多了，就信以为真。而诋毁者在诽谤别人的过程中又会装出一副漫不经心、轻描淡写的样子，这样不会引起听汇报的当权者或其他听者的警觉。在诋毁别人时，往往再加上几句话：这是传言，也不一定完全真实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等等。这实际上更会使听者相信。小人在这方面挖空心思，使用雕虫小技，他们的处世艺术常常超过一般人。历史上，也确有一些昏君，听信谗言，陷害忠良。像岳飞那样伟大的爱国英雄就是死于小人秦桧的诬告陷害，以莫须有的罪名置岳飞于死地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受诬告和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成千上万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、教师、科技人员，坐牢、受刑、致伤、致残、致死的人不计其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内乱，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。

“浸润之谮”，是指不易觉察的谗言。“肤受之愬”，是指直接明显的诽谤。无论是暗中挑拨不易识别的坏话，或者是直接明显公开赤裸的诋毁语言，在你那里都没有市场，那你说是一个极明智的人，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人。朱熹在《集注》中引《书》曰：“视远惟明。”能够高瞻远瞩的人，就是心中明亮的人。明察秋毫也好，远见卓识也好，并不是指你的视力状况，而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觉悟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识别力。对于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、胸怀远大、眼光犀利、品德高尚的人，无论软硬大小的阴谋都是无济于事的，阴谋是不能得逞的。

但往往也有这种情况：谎言说三遍，就成了真理，别人就相信了。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。曾母投梭的故事足以证明人言可畏。曾参是孔子的学

生，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有个与他同名的人因杀人被捕，于是有人告诉曾母，曾参杀人了。第一次曾母坐在织布机上动也没动。第二次又有人告诉她曾参杀人了，她仍然没有动。当第三次听到说曾参杀人了，她扔下织布的梭子就往外跑。以曾母的明智和她对儿子的了解，都经不住谣言，更何况凡夫俗子。

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要善于观察和分析问题，要善于思索，养成分析的习惯，不能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，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，了解真实情况，掌握第一手资料认真加以分析，经过一个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过程，才能够明察秋毫，抓住本质，判明局势，预见未来，才能够不被谎言诬告所困扰。

12·7 子贡问政^①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^②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^③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^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政：政事，指治理国家。

②足：充足。粮，粮食。兵，指兵器，军备。

③必：如果。已，不做。去，舍弃，去掉。

④立：建立，树立。立国，存立。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。孔子说：“粮食充足，军备充足，老百姓信任统治者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，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军备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，再去掉一项，那么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粮食。自古以来，人总是要死的，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了，国家就立不住了。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皇侃曰：“食为民本，故先须足食也。时浇复须防卫，故次足兵也。虽有食有兵，若君无信则民众离背，故必使民信之也。”

邢昺曰：“此答为政之事也。足食则人知礼节，足兵则不轨畏威，民信之则服命从化。孔子答言，先去兵。以兵者凶器，民之残也，财用之蠹也，故先去之。‘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’者，孔子答言，二者之中先去食。夫食者，人命所须，去之则人死。而去食不去信者，言死者古今常道，人皆有之，治国不可失信，失信则国不立也。”

朱子曰：“以人情而言，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。以民德而言，则信本人之所固有，非兵食所得而先也。是以为政者，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，不以危急而可弃也。”

【解读心得】

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，应该具备三个条件，那就是有足够的粮食储备，有强大的国防力量，有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信任。足粮，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毛泽东曾经说过：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。”粮食是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最基础的东西，离开了粮食，人类将无法生存。因此，粮食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国家为了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，规划出基本农田，用法律的形式进行保护。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国家始终都没有放松粮食生产，而是在体制机制方针政策上不断地强化和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，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，从而激发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积极性，以保障粮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充分供给。民以食为天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干起活来，喜气洋洋。只有丰衣足食，才能安居乐业，国家才能稳定和谐。

“民无信不立”，人民群众一旦对政府没有了信任，国家就无法存在了。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民是载舟覆舟的决定力量。在构建和谐社会全过程中，诚信应该也必须成为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。因为诚信与否直接关系着政府的信誉和形象。当今一些政府部门诚信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。例如，有些行政部门欠餐馆酒店的账长期不还，致使这些部门来客他们就拒绝招待，并且还把长期欠账不还的单位告上法庭。

有些行政职能部门为了趋利不惜搞“钓鱼执法”。这实际上是陷民于罪然后罚之、刑之，既不仁道也不诚信。还有“三鹿奶粉事件”“瘦肉精事件”，这些名牌企业，由于只追求单位或集团的利益，置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不顾，导致诚信缺失，企业垮台。这种诚信的缺失，不仅危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也必将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危机。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，使诚信问题得到恰当的解决，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散。

12·8 棘子成曰^①：“君子质而已矣^②，何以文为^③？”子贡曰：“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^④！驷不及舌^⑤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^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棘子成：卫国大夫。古代大夫都可以被尊称为夫子，故子贡称他为夫子。

②质：本质。指人的品行、知识等内在品质。

③文：文采，风采。指形式、仪式等外在的表现。

④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：惜乎，可惜呀。夫子，指棘子成。说，谈论。杨伯峻说：“朱熹《集注》把它作两句读：‘惜乎！夫子之说，君子也。’便应该这样翻译：‘先生的话，是出自君子之口，可惜说错了。’我则以为‘夫子之说君子也’为主语，‘惜乎’为谓语，此为倒装句。”

⑤驷不及舌：一句话已经说出口，用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来。即成语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⑥鞶：(kuò)：去掉毛的皮。意思是失去了毛的文采，虎豹的皮革和犬羊的皮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

【译文】

棘子成说：“君子只要质朴就行了，还要那些外表的文采干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先生，您这样谈论君子，太遗憾了！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文采如同质朴，质朴如同文采，是一样重要的。去掉了毛的虎豹的皮和去掉了毛的犬羊的皮就很难区别了。”

【历代论引】

邢昺曰：“卫大夫棘子成言曰：‘君子之人，淳质而已，则可矣，何用文章乃为君子？意疾时多文章。’”

郑玄曰：“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，过言一出，驷马追之，不及舌也。”

孔安国曰：“皮去毛曰鞶。虎豹与犬羊别者，正以毛文异耳。今使文质同者，何以别虎豹与犬羊邪？”

朱子曰：“言子成之言，乃君子之意。然言出于舌，则驷马不能追之，又惜其失言也。鞶，皮去毛者也。言文质等耳，不可相无。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，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。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，固失之过；而子贡矫子成之弊，又无本末轻重之差，胥失之矣。”